

名家制義



題徐思曠稿



楊子雲作法言世無知者桓譚曰後世有楊子雲則知子雲矣歷六代至唐獨昌黎嗜子雲文昌黎沒莫有嗜昌黎之嗜者乃者徐思曠制義采不奪目聲不悅耳誦之如含雪咀梅寒香之氣沁入心脾此固難為知者艾東鄉深賞思曠文錄入定待吾不知東鄉知思曠較桓譚孰甚而數十年來選者因東鄉而錄思曠文實不知思曠苟選者嗜思曠文亦如昌黎之嗜子雲則不患其文不昌黎矣余故詳錄思曠文以待天下之嗜昌黎之嗜者也

君子周而

一節

徐方廣

與人之情以其人而異焉蓋周與比有意無意之辨也而君子小人自此見矣且人與人伍而嘗樂於相親者此天之所以與人者也君子非是無以為君子而小人非是無以為小人然君子嘗見其大而不忍小用之也故為君子之情焉小人失其大而亦不能小用之也故為小人之情焉此周與比之所從來也天下之為親為踈為遠為近皆彼之所當然也君子第付之以所當然而浩蕩公溥之意於此焉在矣故其道常弘而為周焉周者自此以訖于彼主於各足各足者不以我足也不求無遺故常遍無可甚合故常平小羣已渙大

羣斯合而君子所以類萬物之情者至矣。何比也。天下之有恩有怨有賢有否皆其人之所自為也。小人不能聽其所自為而暱近綢繆之端。于是乎成矣。故其道常隘而為比焉。比者以物而麗乎物。主于無間。無間者必有間也。交愈小則愈固。意愈親則愈狹。睽之於野同之于宗。而小人所以為奧援之計者極矣。非周也。蓋神無所不冒而形必有所遺。君子神以相攝。形之所不接而神在焉。神可得而域乎。小人形以相縻。神之所不接而形在焉。形可得而盡乎。此舉世入於君子覆載生成之中。而非不足一圍於小人纏綿作合之術。而非有餘。周與比之相去如是也。然而君子之所得于天者。豈能有加于小

人則危微之際嚴矣。

此題美滿圓秀者非不多。然吾愛此篇之清異。刻至艾千子

說小人亦甚平等。陳百史

親厚本是好事。但趨向一差。便有公私之別。每從近處說到遠處。正欲學者審擇取舍。不是迴護小人也。丈之潔淨高寒。擬于冰雪。

子曰關雎

二句

徐方廣

哀樂之節於風始可觀焉夫樂而淫哀而傷非節也其亦學為關雎也夫且吾人哀樂之感不調則性情之用底滯第是二者頃刻有之而纔發則成迹亦盡欲平之而情至則已忌誰為冲和不偏而又使其一發無迹者可得而言以示後人耶夫詩固以言乎其難言而亦或以不及乎情而過乎情此惟關雎至矣關雎辭不出乎宮掖而情感於天地民物之重事亦止乎得配而理協於發舒收斂之宜誰有樂而勸於淫者乃樂與淫之節度正不知其安在也樂者徐宣而遽進淫者乍流而輒靡苟其淫矣方且婉昵媒媵之不暇即欲如是

和暢於羣心動盪於聲氣而不可得故樂如關雎乃不淫也誰有哀而好為傷者乃哀與傷之分限正不知其奚辨也哀者恤緯之遠圖傷者懷人之佚志苟其傷矣方且齊咨涕洟之不遑即欲如是意慮之深長寤寐之公正而不可得故哀如關雎乃不傷也本為樂而播樂非為哀而抒哀若然則哀宜不過而樂又何以適中也聖配得固為懽懽之時聖配未得亦豈興哀之地若然則樂似無難而哀又何以莫訾也吾乃知關雎無定事也樂自采芣而下哀自卷耳而下其正則皆關雎也關雎亦非詩也一嘖一笑之微一歌一哭之節其得則皆關雎也通於關雎而性情之理思過半矣

文入性情意參經術

潘叔

要人從關雎討取性情之正不是尋章摘句可得樂淫哀傷他人從相似處說此却從相反處說品潔識高

有顏回者

貳過

徐方廣

以怒過觀大賢其於學深矣夫使遷怒貳過何以言學宜能好必曰
顏氏子也夫子對君以為凡人於學之淺深人所自知也臣不能得
之於二三子者也不過就人心易累之境察其無累之神而學力見
矣故求好學於臣之門未嘗無其人也則有若顏回者焉蓋學難言
也其機緘不必在情念之外而在情念之中其工夫固不在淨染之
間而嘗驗於淨染之後試令一怒起而不能自我正也或遷之矣則
平日所為治怒者安在乎一過萌而不能自我釋也或貳之矣則平
日所為寡過者安在乎乃回不然矣當其應有定之體真性感而不

傷有其生。即滅之候。人心危而不蕩。怒何以遷。情熾而難於撲也。然情亦空質耳。使中節之妙。有未發而懸者。則怒雖有時。迫於不得已。而亦能約制於所迫之域。何至於流漫。回所為澄然不遷。非可以遷而返之也。此以知其擬於節者。素也。過何以貳。習繫而難於割也。然習亦妄緣耳。使知幾之神。有研慮而得者。則過雖有時。悞於所不檢。而亦能消歇於所悞之端。何至于頻復。回所為泯然不貳。非可以貳而去之也。此以知其沈於幾者。早也。故未嘗知學之人。不必其悠忽何在。而所以崇長夫。疵累者。且四出也。但觀其紛紜留滯。不由乎我。則可以思學矣。精心於學者。亦不必其參咨何事。而所為日減於坐。

忘者。至微茫也。但觀其變化日新。悉由乎已。則可以知好矣。蓋臣之熟察而信回者。有如此。而惜乎其亡也。

好學不是誦讀。全在求其放心。不遷不貳。乃存養省察。實際是好學之驗。細心體貼。絕去浮詞。

子謂仲弓

一節

徐方廣

聖人以物喻而示用舍之正焉。夫駢角之牛山川用之，不知其他也。人又何以有心為此？謂仲弓之辭若曰：賢人之生於世，天也。期於生之而已，則無所擇也。既已為時而生，則不復置也。而今之用人者，不能與天同意，乃有其人既賢，又從而問其世類者矣。獨不有犂牛之子而駢且角乎哉？夫崇國家之物色，即玄牲白牡，不得不舍，則駢勿可舍也。修有司之故事，至食角免牛，示不復用，則駢角不得不用也。乃人之情，固有弗可解者，以為此犂牛之子耳，則欲弗用矣。明知生者之不能累所生，而其心猶有嫌焉。本其所憎，則有餘憎，若于同駢。

角之中。而又有別也。明知不用者之無與於用。而其意猶有泥焉。仍其所棄。則為過棄。若於不駢且角之外。而更有似也。乃山川之神。何知愛憎。山川之饗。惟其備物。使以駢角之故。而謂犁牛亦足以薦。豈不可不可也。則以犁牛之故。而謂駢角亦因而獲吐。可不可也。人之所欲改卜。神之所為式憑。蓋人固多不化之意。而神不然耳。人信於目之所賤。而神鑒其實之已殊。蓋神惟此不私之情。而人則否耳。山川不舍。又誰能終舍之。乃知用賢舍不肖。生而定之矣。必本之以齊聖。限之以世族。槩之以幹蠱。天不能使舍之權不在人。然帝心之所妙。簡祖宗之所培植。社稷之所憑依。人亦不能使用之權不在天。信乎。

思。知。人。者。不。可。以。不。知。天。也。雍。其。為。雍。之。可。用。而。已。即。以。父。故。舍。何。傷。焉。

雖欲勿用。句人畧我詳。文特頓挫。穿揲靈雋。絕人。每讀此文。如夢之帝所聞。鈞天廣樂。使我掩卷思之。終日不能已。艾千子

不是慰藉。仲弓乃為用人說法。所謂立賢無方也。人欲勿用。亦未嘗明言。夫子揣世俗之見。為釋其疑耳。凡作此題。激昂感慨者。仍是低手先生。此文真是置身九霄也。提一天字高甚。

齊一變至

節其一

徐方廣

聖人於齊魯而皆望其變焉。夫齊之非魯也，魯之非道也，觀其所至，皆不可不變者矣。夫子若曰：「方今天下之不治，列國之咎也。苟能察其所自壞者，而各自為救，則夫王道之必可復，不待明者而後決矣。然而齊魯於天下為望國，其視齊魯之變者尤急，而其不容不變者，亦有故。齊之強天下以為莫能當也，桓公管仲之所為，昔為大利，今為大害。其民皆仰機利，徂喜自用，豪為政也，不足懼乎？故齊無變，變則以魯而救之。夫以魯易齊，齊人不願也。然誠使齊之人舍其所漸靡而爭為寬緩柔巽之行，百年之結習，洗然於一日，吾復何憂於齊？」

齊○而○非○魯○終○齊○之○世○未○有○能○變○齊○者○也○魯○之○弱○人○皆○知○其○不○可○為○也○
周○公○魯○公○之○遺○意○或○以○為○存○或○以○為○亡○其○民○猶○守○以○惇○篤○奉○以○忠○信○
存○君○子○之○教○也○不○亦○善○乎○故○魯○唯○無○變○變○則○以○道○而○還○之○夫○謂○道○在○
魯○魯○人○不○信○也○然○誠○使○魯○之○人○知○其○所○足○恃○而○求○其○敗○壞○廢○放○之○端○
周○官○之○成○法○斐○然○于○一○日○吾○復○何○憾○於○魯○魯○而○非○道○終○魯○之○世○亦○未○
有○能○變○魯○者○也○由○是○言○之○齊○之○所○難○者○不○患○不○至○道○患○不○遂○至○魯○耳○
魯○之○所○易○者○非○捷○於○齊○之○至○道○捷○於○齊○之○至○魯○耳○此○受○病○淺○深○之○故○
也○摠○之○以○伯○者○之○政○求○王○者○之○意○則○遠○以○王○者○之○意○求○王○者○之○政○則○
近○齊○魯○之○所○共○也○天○下○之○所○共○也○文○武○之○治○復○見○於○今○日○吾○無○疑○矣○

所以一變再變之故簡淡數語透徹了當想望深情翻翻欲動而

筆力又峭潔非常

子釣而不

一節

徐方廣

聖人取物之仁以無心而已。夫釣弋與不釣弋何異乎？有心焉則傷矣。聖人豈為哉？嘗觀生死二機日流行于天下而造化不任怨物亦莫之怨者。惟其有二也。使其專一焉而予死者不生。則造化之情或幾乎息矣。聖人何獨不然？自世之相習為釣弋也。又釣不足而網弋未已。而有時乎射宿于取物則均。而便利異矣。夫子何有為？有不為也。每思魚之于釣。鳥之于弋。彼豈能自謂無患乎？而皆在可以櫻可以不櫻之界。至網與射宿而後其櫻焉。必也。有仁人者。正惡其必櫻也。又思釣者之于魚。弋者之于鳥。彼豈能自謂無意乎？而皆在可以

得可以不得之界。至網與射宿而後其得焉。必也有仁人者。正惡其必得也。趨避者。羣物之大情乎。百避之而一不免焉。而彼固已條達于其情矣。奈何制微渺之生于情。無可用之地。此則世之指機械為氣數者。所以饕餮而無厭。而夫子其何以效矣。利害者。羣物之同覺乎。懼及于害。而若或使焉。而彼固已自盡于其覺矣。奈何窮飛躍之天於覺。且無及之時。此則世之以陰慘為殺機者。所以召沴而干和。而夫子其何忍見矣。想夫子之釣也。必曰是可以江乎。可以湖乎。而乃入吾釣乎。釣自得魚子。無與焉。非其不能逃於淵者也。夫子之弋也。必曰是可以南乎。可以北乎。而乃罹吾弋乎。弋自得鳥子。無與焉。

非其不能戾於天者。也。蓋物類之盛衰。與人事之節宣。正所以相待而夫闕之意。一行其于物之窄隘。雖宇宙莫之堪矣。民用之匱。給一物生之消長。原何心于縱舍。而長育之意。不傷。雖形質之有盡。于性命自各正矣。蓋嘗窺夫子于釣弋間。如此。豈但較綸罟之多寡。與飛集之難易乎哉。

不網不射宿而魚鳥死于釣弋。與自死也。無異。此聖人能盡物之天也。推之大造之栽培。傾覆王者之肆赦。賊刑同一無私之體。文情沉痛。文品孤潔。若士孟旋而外。又一名構。

人潔己以

一節

徐方廣

聖人與人以潔亦知其可與也。蓋與人而非為其已往與方來也。則可與矣。寧獨聖人之宏也哉。想其告門人曰：久於夫人不能以一時之善惡觀人也。乃將合其人之善惡以定人。夫有善而虞其惡，如有惡而虞其善，乎甚無當也。天下素未嘗進見之人，必有與以進見之始。吾不知其他，直以其潔身。夫其人居然昔之人也，而吾獨何以知其能潔，使非潔也。彼能自進乎哉。既自進矣，彼猶能以其不潔者而進乎哉。故潔則吾欲與其潔，不問其往之何如也。苟問其往之何如，彼自有往在矣。吾不得而知也。進則吾欲與其進，不問其退之何如。

也。苟問其退之何如。彼自有退在矣。吾亦不得而知也。夫使與而必且保往。必且與退。則與之所失亦大矣。不與可也。與而無所謂往。無所謂退。則與之所反亦寡矣。不與其甚矣乎。風習不可與。後愈不敢與。吾懼斯人之終身而不見與於人也。準諸前而後與。窮諸後而後與。吾懼吾之終身而不能與一人也。夫是以在彼也不暇計其生平淑慝之故。而冒于一來。以自顯其能靜之體。在我也。亦遂澹忘其前後染污之習。而嘉與更始。以直觀其見在之身。與人之道。當如是耳。已甚。何為哉。吁。唯夫子之視人也寬。而不褻。故其進人也易。而無難。二三子則猶未窺夫子之權衡也。夫。

聖人胸次寫得渣滓淨盡。却不濫置一語。隨筆揮洒自然緊密。酷似諸理齋。

歲寒然後

彫也

徐方廣

有與物異者自有以知之也夫不彫而人始知松柏矣則惟歲寒之故耳且世不昏弱植之人亦不昏尋常之會倚伏相乘窮通相代此賢者不終晦而庸人莫能並也今夫松柏之于草木豈不亦不彫者乎其在四時也猶其在一時也其不與物同悴也乃其能與物同榮也誠無以知之為也然松柏無日不可知而表異之由有在人無往不知松柏而識微之故有因其歲寒乎雨以潤之日以暄之造物之至仁矣而又何戒以露申以霜此于百物未有當也意其為松柏地者與秀而為梯標而為幹羣植之所同矣而至於華不增色不改此

於他時未有驗也。意其賴歲寒顯者與。蓋物苟鍾氣之正者，不能時時見也。一見而已矣。一見而遂定畢世之日，以其於此時堅忍為獨難也。物苟藏用之深者，未嘗自為見也。適有見之而已矣。適有見之而遂聞平日之幽，以其於此時凌厲為獨至也。所以當英華穠縟之中，而人必指之曰：此其不彫者也。有如恒燠不寒也，而孰知其歷慘舒若此哉。所以拱把尋尺之始，而人即指之曰：此其不彫者也。使或隕霜不殺也，而孰知其齊盛衰如此哉。物誠有之人，亦宜然宜乎。特立獨行者，指嚴苦以勵操類族辨物者，亦援艱貞以定品。而君子之不碌碌於世，有由然矣。

此是教人物色松栢不是歎惋松栢故此文不作無聊語最得韓求仲

此是教人知松栢之法歲寒不必定是衰亂凡人所不趨競不炫耀處皆是能于此時著慧眼即有道德操不過也見解高人數籌更何處著悲涼感慨語

或曰以德

全

徐方廣

擬所以報怨者知其異於德也夫報怨同于報德非其倫也故惟以直而後可乎且人懷好惡異同之性而恩怨生焉怨者吾之所不能忘也德者吾之所不忍忘也是必有分矣而或者預為以德報怨之說使其出于誠忌是無德與怨也不必鯁鯁而議所以報也不忌而欲德報之是猶有德與怨也將無不以吾情待怨者乎哉是以君子之行不欲苟為厚也懼因而譏吾薄也往來之則不欲過其類也懼因而議吾不及也何以報德固知其報之必將復出于德也而此與不報何異故夫報怨者亦以直而已矣人知彼此交惡者之為非而

不知有心辭怨者之尤偏也。有心即非直也。人之知歡焉好逆者之未
易而不知無心諱怨者之尤難也。無心之謂直也。其善吾亦善之。其
不善吾亦不善之。若報若不報之事。吾所不能無也。搃之不因。怨以
為依違而已。譽而進之。自我可也。抑而退之。自我可也。若德報若怨
報之事。吾所不必問也。搃之不因。怨以為轉移而已。雖其人與我無
怨者。吾亦不能不以直行之也。然不別求所以報而即以是道行之
是亦所以為報矣。雖其人與我有怨者。吾將不能以直自明也。然吾
更無所謂直而即自彼生焉。是亦足以自明矣。自是而德始虛而無
所歸。此感恩者之所圖也。以德之報始重而莫能勝此。渾厚者之所
獲也。不亦可哉。若一以德報。在怨者當之。而私慙。何有以厚。令人慙
者。施德者受之。而心輕。何有以重。令人輕者。故自以直報怨之言出
而萬世之權衡定。或人之偏辭詘矣。

以直句併該無怨一等人。直字明切。然後報德句不費分疏。陳百
每轉一語另闢一境。其思甚曲。其理甚平。文氣古瘦如檀如穀。

衆惡之必

一節

徐方廣

聖人論好惡而戒徇衆者焉。蓋察者所以用其好惡也。奈何以衆而可廢乎。且天下無不可以同人。而惟好惡則必由己。蓋情發於中。非真見而誠出之。不可也。今之好惡者。多不免于因人。而尤易於附衆。不知衆人有衆人之好惡焉。而我亦自有我之好惡焉。使苟而同於衆。是我遂無好惡也。惟舉而試為察。則我故自有好惡也。察者不因衆而起信。豈因衆而起疑。獨彼所為瑕瑜失得之端。亦必嘗親見之。而後愛憎之意得緣。而有所出。不然則未知夫所衆好衆惡之為何事也。既無意于徇衆。豈有意于矯衆。獨彼所為積毀習譽之實。亦必

嘗微得之而後妍媸之意始因而有所生不然則未知夫所受好受惡之為何本也故即衆人之惡自真吾惡衆人之惡自妄察則彼此皆真矣即衆人之好自確吾好衆人之好自浮察則人我皆確矣在君子每虛中而無我而依聲傳響無關自有之情不得不少參稽焉所以千萬人之中而一人之好惡自在也君子亦與斯民而同直而悠悠藉藉無與本心之用不得不更考核焉使誠人人能察而千萬人之好惡斯公也彼有漫相附和而了然無當于心者其亦自失其好惡而不知也與

非說衆之好惡畢竟不是非說我之好惡盡反衆人總要全得自

已是非之心耳思路刻至語意冷雋。篇中不露仁字却見仁字
真精神

餓於首陽之下

徐方廣

古人之困亦異于有國者已。夫夷齊之餓首陽與有國亦有間耳。乃其去就若此耶。且欲齊身名之修短必以其事類觀之。若景公富貴而無稱亦可哀已。而自古尤富貴而名敝天壤者皆足以愧景公。且其以貧賤著者又不可勝數也。而吾獨言伯夷叔齊者。蓋此兩人者即不能與千駟而埒富亦宜得以南面而稱君。以言乎得國則景公之得國也不必。而二子之得國也必也。以言乎受命則景公受命于亂臣也不正。而二子受命于父若弟也正也。乃竟何如耶。孤竹之尺土無所于處也。安所歸乎。一山澤之叟而已矣。於時三分天下不知

在一之字耶。不知在二之字耶。相傳者曰：于首陽之下耳。孤竹之士
毛無所于供也。安取給乎。一凍餒之民而已矣。于時仁賢無祿。不知
遂沒齒無怨耶。不知尚幸無乏絕耶。相傳者曰：餓于首陽之下耳。人
亦安能必有國而後食。而夷齊之無以食也。寔以無國之故。假令少
俛首就之。則饗殮玉帛。夷齊自有之矣。寧其蕭然若此哉。古亦有去
君而復食于君。而夷齊之不有國也。必更無可食之國。假令以次第
及之。則明昭式序。夷齊或與焉矣。寧其枵然若此哉。兩君相推諠。必
不俱貧。惟其不然也。故墨胎之循。得自以枯槁而為徒。一君既立。諠
亦必不俱富。惟其不然也。故首陽之夫。尚同以榮華而為貌。吁使藉
矣。猶必不能如景公。而况其曾不係此也哉。名與身孰多。亦可以少悟
矣。

景公節有千駟二字。故夷齊不言國。從省文也。所以餓之。故從無
國始。而二子所以有國而無國之故。其賢于齊。景公遠矣。如此作
文。真看書老手。不粘諫伐。尤見鉅識。艾千子

要對針。景公自無暇說。到諫伐上去。低徊頓宕。曲而不刻。悲而不
傷。文情雋妙。

女安則為

一節

徐方廣

無君子之心則短喪可為矣。蓋短喪非人所不為者也。人所不安者也。安之而又孰禁其為乎。嘗觀先王非能以天下必仁人必孝子也。而斷然必以三年喪而不顧者。蓋大有所恃也。惜夫天下之人將有惴惴然無以自立之憂。進而求其說于先王。而先王予之以三年喪也。予乎食稻衣錦而女安之矣。女而為之。吾猶望女以不為也。女而安之。吾無望女以不為也。今吾即使女必以三年。何益于女死者。何益于天下萬世之為三年喪者。女即必不以三年。何益于女死者。何與於天下萬世之不為。期年喪者。女善為之而已。女豈徒以是為先。

王之制故不可卒變也。使其如此當亦不待今日而廢為期年。試觀居喪者何以食不甘樂不樂居處不安也。問之君子。君子不知意先王之所恃以為三年喪者。其在斯乎。縱令更數十百世之後。吾知予之說於天下已矣。予而不為無當為者。予曰可為。即亦無不可為者。安得儼然憂伏之日。了無遺憾。如是安得霜露慘悽之日。極意好美如是為期之喪。洵矣非人之所能為也。噫。吾由是而知縱有大無道之事。不能勝天下之安之者矣。

以檀弓之古行以王荊公之堅瘦合二者乃能為此文非所望於今人也。艾千子

堅古不消說每下一語極其沉痛不待詞之畢而予已置身無地矣

詩曰妻子

二節

徐方廣

詩之能順親者得道之自者也。夫妻子和兄弟宜。詩言至矣。於以順親。其有日進而不知者歟。且君子豈不欲為高遠哉。求諸卑邇。以致高遠者也。故其已高已遠者。在學者不自知。而自人觀之。則以為能矣。是在夫子之說詩乎。常棣之雅。為兄弟作。而遂及於妻子。其言妻子之合也。則曰如鼓瑟琴。至於鼓瑟琴。而後如樂之和。合之至也。其言兄弟之翕也。則曰和樂且湛。至於樂之湛。而後可久之樂。翕之至也。泯泯乎。關雎鵲巢之美。行葦伐木之盛。盡在是矣。而其約之於終篇。不過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若其事之止於如此。而其效亦無以

加馬者乃自夫子觀之則不然曰當斯時也不獨和於寡妻若此其
雖雖也而式歌舞而稱靜好者可以悅親亦既陶然而愉快矣不獨
友于兄弟若此其于于也而式相好而無相尤者可以養志亦既怡
然而底豫矣詩特未之言而人亦未之識也蓋吾觀其欣喜歡愛藹
然不容間之意既非父母之所得而外而薰蒸溶液充然不可禦之
勢又非妻子兄弟之所得而專也是豈有意順親者之所能得乎哉
吁詩之言如彼夫子之說詩如此合之以吾遠邇高卑之說則如詩
之言是其道之已通於妻子兄弟之外而為高遠者也夫子之言是
其道之不出乎好合既翕之中而為卑近者也豈不有同與

非求高遠方自卑邇乃從卑邇做去高遠自在其中所謂下學上
達也上節已含高遠下節即跟卑邇不作呆配離合順倒註中意
字躍然文之深於悟者

父爲大夫

八句

徐方廣

周制士大夫之禮皆有以自伸焉夫葬祭所從異而士大夫之情有不以禮而伸者乎蓋周自先公而下皆不克以王禮葬而惟號祀爲兢兢達乎臣子所徼惠可知已試以士大夫觀之彼其積薄者流卑寧望及遠乎得施其考焉足矣細行受細名寧望稱號乎得無匱祀焉足矣故有父大夫而子士者有父士而子大夫者生也大夫而死則士之削也禮無以人之親削者葬以大夫固也而至於祭苟法曰如其葬彼愧已之不爲大夫將踧踏焉而禮不然也人子所以榮其親原不盡係此區區者倘一惟大夫之爲視是幾不知有士之子也

且○又○無○以○為○父○士○地○也○惟○祭○以○士○而○後○知○苟○不○降○在○輿○隸○則○猶○箕○裘○也○可○使○其○親○不○獲○享○一○命○之○蘋○藻○乎○而○士○無○憾○矣○生○也○士○而○死○則○大○夫○之○僭○也○禮○無○以○人○之○親○僭○者○葬○以○士○固○也○而○至○于○祭○苟○法○曰○如○其○葬○彼○念○親○之○不○為○大○夫○將○悼○愴○焉○而○禮○亦○不○然○也○人○子○所○以○榮○其○親○未○嘗○不○藉○此○區○區○者○倘○一○惟○士○之○為○視○是○幾○不○知○有○大○夫○之○子○也○且○又○無○以○為○父○庶○人○地○也○惟○祭○以○大○夫○而○後○知○幸○而○起○家○浚○明○亦○云○舊○德○也○可○使○其○親○不○獲○臨○緇○冕○之○對○越○乎○而○大○夫○無○憾○矣○是○故○列○祖○之○在○天○與○士○大○夫○之○父○同○安○而○二○后○之○遐○思○亦○止○與○大○夫○士○之○子○同○報○豈○曰○君○臣○不○相○襲○禮○也○哉○吁○此○公○之○制○所○以○為○達○也○

此舉祭禮之例而以葬禮形之重祭邊不平文更精異足駕前指
韓求仲

曲盡周制鈎盤之妙可廢從來作者
陳百史

全為斯禮也三句作影說士大夫有諸侯庶人在內洗發玲瓏轉
換方得達字真精神。探微細評甚詳仍之

至誠之道

如神

底本字模糊未詳

徐方廣

以神擬至誠於知見之也蓋至誠固自神也以其道言之而前知者非乎且天下之理微顯而已矣岐顯于微則有方而為人即微為顯則無方而為神神人之分微顯之分也要以至誠為神則未易見也不知嗜欲存於胸中即鉅可以為眇真心自能體物即小可以見大故至誠有前知之道焉天下無驟發而狎至之事亦無斷續而後起之事如禎祥為興之徵也而自禎祥以往宜無往非休嘉之象禎祥即興中事矣妖孽為亡之徵也而自妖孽以往宜無往非氛沴之象妖孽即亡中事矣著龜告其繇四體運其官而自見動以往宜無不

與善敗為類見動即興亡中事矣特人或未之見即見而猶疑其非
事應耳而至誠則直以為興亡而已矣禍福之將至如其已至也知
善不善于其先亦如人之知其後也大率事幾在天壤晦之時常不
少于明之時而靈覺如至誠明之日正在其晦之日吾想惟神之托
體也虛每于杳冥中起形聲顯燦之用而至誠握大觀于未有象也
何殊焉惟神之通闕也隱每于微芒中具老少盛衰之變而至誠
不流于一毫末也何殊焉至誠如神于茲信已蓋有不以至誠為神
者未有以前知為不神者知至誠之為前知斯知雖不前知而亦神
矣不然豈深于其道者哉

首至誠說理末至誠說人禎祥六句貼理講禍福三句貼人講界
限不混義自精微

然後知生

二句

徐方廣

大賢明所以生死有以知其然也。夫憂患則生安樂則死，非歷驗之則亦莫之知也。且夫爭目睫之見者，當其所不堪，姑取快意而可矣。嘗試參成敗而縱觀之，乃知目睫之見，其賊吾生甚也。何則？人謂所貴于生者為生，有無限安樂也。即此一念，已非生根。人謂所惡于死者為死，有無盡憂患也。即此一念，已為死地。如未知生，則請觀於昔之嘗憂患者；如未知死，則請觀于世之嘗安樂者。生不生于憂患乎？而死于安樂乎？人善憂則多節，善患則多慎。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持盈定傾，天且不違，而况于人乎？嚴苦約結之交。

非得之以摧折乃得之以堅凝者矣。人安過則語偷樂過則生憊害所不至則苦于一至也。疾所不乘則苦于一乘也。安意肆志國猶不堪而况人乎。紛華靡麗之餘非得之以滋榮乃得之以糜爛者矣。昧然而生生無益也。故得憂患乃可以生惺然而死無以死也。故得安樂乃可以死觀于生而知憂患之所以醒人者至矣。觀于死而知安樂之所以耗人者極矣。蓋憂患則精神受之安樂則營魄受之。精神為主不憂其難繼營魄為主常苦于不勝。人毋以目睫之見而迷生死之門則可矣。

人道此二句總結上文其實推進一步窮達興亡推到生死方是

盡頭經他一番洗發方見題之真面目。不是憂患方生安樂方死乃生之理本是憂患死之理本是安樂。故禽獸之憂患多于草木人之憂患多于禽獸。聖人之憂患多于庶民。覺之憂患多于夢醒之憂患多于醉然則妄思安樂者直是求死不得耳。

題錢吉士稿



余錄宋明百名家擇其最盛者四人獨闢宗風渾涵一切王守溪也
潔淨精微不動聲色唐荆川也宏博變化至詳極備歸震川也取王
之法取唐之品取歸之氣而集其大成錢吉士也諸家文非不工然
而其體偏其帙簡體正而帙富惟四家為然王唐皆名元程式海內
震川雖不元猶能老而成名吉士獨以諸生配之且殿宋明百家之
終其遇愈窮其名愈烈已聞吉士因吳中之變以稿托沈憲吉歸而
死於賊豈文之工者鬼神能厄其遇而終欲傳其文耶抑工於文者
能預知其身之將死而先圖其文之必壽耶吾不能無感云

弟子入則

節

錢禧

先其本而不遺其末。弟子之職也。夫行先於文學之序也。行不遺文學之全也。弟子循此足矣。且夫蒙以養正為聖功之本。小子有造乃成人之基。為弟子者不可不盡其職也。今夫父在斯為子。兄在斯為弟。而一舉足一矢口亦必無忘弟子之名。今與居古與稽。無非求盡弟子之義。方其入也則當孝矣。愛其親者天性也。而委曲無方以善將其愛者。弟子責也。方其出也則當弟矣。敬其兄者天性也。而因心則友以曲致其敬者。弟子事也。行之為庸德而敬爾威儀。罔或有作輟言之為庸言而慎爾出話。罔或有夸張謹而信焉。言行之相顧弟

子當如此。思所以廣恩而醜夷不爭。無慢惡之意思。所以廣益而大賢在望。有密邇之誠。汎愛衆而親仁焉。親愛之各當。弟子當如此。如其行之而一有餘力也。則以學文焉。諷誦乎詩書。可以熟觀古人之成法。則吾之行事不入于偏私。泳游乎六藝。可以深明天下之事理。則吾之德性不流于踈陋。此又弟子所當竭其力者也。知行有相進之序。而內外有交養之功。序不可紊。功不可缺。弟子之職如此。

此聖人教弟子之詞。文中不當復主教弟子者說。又先本後末。只在句法次序上見之。不必另入講中。自記
芟去繁枝。獨存老幹。簡潔精湛。先正法程。

君子食無一節

錢禧

發君子為學之心。而獨予其能好也。蓋惟知有學。而又不取自是。此君子為學之心也。必如是。始稱好學哉。且學必期至于君子。而君子之為學。非猶夫人之為學也。日用之間。孜孜求之。而不以告人者多矣。常人所營。有弗屑也。隱微之際。皇皇求之。而惟日不足者多矣。口體所切。亦不計也。食無求飽焉。居無求安焉。居食可忘。萬念皆可忘。而惟一念有必不能忘。安飽無累。萬念俱無。累而惟一念常恐其有累事與言二者。終身為學之大也。苟不敏。則躬行多闕。而不慎。即乾惕亦虛。雖欲忘之。而不得也。抑敏與慎二者。終身難慊之願也。雖敏

矣。必有所不足而慎矣。猶慮其有餘欲。自信無累而不敢也。又必就
有道而正焉。知志行之不堅。不足以入道。故始焉求其必得而不計
其他。知幾微之有間。不足以合道。故既焉求其得之必正而不自滿。
假君子為學之心。將何時而能已耶。是蓋非勉強而學者也。其性然
也。非有所苦難于學者也。其樂在也。今有人于此。一係于俗情也。一
空于俗情也。係者能學乎。空者能學乎。一空于俗情而悠悠無所事
也。一空于俗情而汲汲有所求也。悠悠者能學乎。汲汲者能學乎。一
汲汲有所求而自以為是也。一汲汲有所求而不自以為是也。自是
者能學乎。不自是者能學乎。若君子者可謂好學也已。

講上四句妙用緊講末句妙用鬆疾而不急緩而不散題神畢現

就有道而正焉

錢 禧

君子之心必求至是而後已焉夫所學何事不求其至是者而遂足乎故就正有道之汲汲也且為學非一日之功而大道非一人之事始焉求諸己也服勤久則此心有自得之處既焉將合諸師友也講求切則此理有至是之歸古之有得於道者未有不由此者也君子安飽無求用志亦已篤矣敏事慎言躬行亦已力矣志之也篤於道必無旁趨之誤第恐徂于小成即不圖其大且或已見大意復不析其微於道猶未全也行之也力於道必無半途之廢第恐功能日進忽自矜其益且或勇往太銳遂不顧其安於道終未親也又必就有

道而正焉。前此有所見矣。雖不敢恃也。亦有較然其不惑者。實可持之以進于先覺之前。有見於中而益求詳之。所見者非可以亟返也。所見者是可以愈進也。審於毫釐千里之幾。所見庶幾其不偏也。前此有所守矣。雖不敢畫也。亦有確然其足據者。寔可取之以決於大成之士。有守於躬而益求大之所守者。既是有以自勉也。所是者未足有以克廣也。準於先後一揆之義。所守庶幾其不隘也。蓋有道之士與道為一。若規矩準繩。先自治而治人。不惟我急從彼而正之。彼亦急得我而正之矣。問難質疑。微言相與而大中至正之理各得而無憾。有道者之於君子亦得其為學之半焉。而君子之殷殷向往望

典型而如渴其志氣何為者也。有道之人與道相忘如耳目手足。不待言而自喻。非有可以告我而正之方。我之就彼而即已正之矣。同術同方相視莫逆而至善精微之蘊無疑似之可間。有道者之於君子亦有其忘言之樂焉。而君子之孜孜寤寐赴聖賢而不疑其性情何為者也。夫未得之已則皇皇焉求其必得而不知其他既得之已。又皇皇焉求其得之必正而勿遽足其志。非好學者孰能與於斯乎。是做工夫後恐有差謬。又恐有未盡。故曰正焉正其所已得也。語語從篤學深苦人逼進一步好字精神警拔千尋道理亦層層入

就正二字中有條件有工夫有受用平實詳細儒者之文

貧而無諂

全

錢禧

聖人進賢者以忘遇之學而尤深許其不自足之心焉夫義理無窮
亡往而不自以為足斯其人聖賢之徒矣何但處貧富之得其道哉
此夫子所以進子貢而深許之也子貢若曰人之學焉而貧貧焉而
諂者有之矣學焉而富富焉而驕者有之矣無諂無驕斯其人何如
夫子曰無諂可謂能貧矣雖然猶有貧也家無旨蓄而室有鳴琴浩
浩焉齊萬物一體之意何知有貧斯其人則進於無諂矣無驕可謂
能富矣雖然猶有富也千祿百福而敬共天道油油焉有處善循理
之風何知有富斯其人則進於無驕矣子貢聞之瞿然自失而即有

動于中也。若曰嗟乎。寧獨貧富哉。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人美其君公進德不已之謂也。即夫子之言之謂也。處境之道愈進而愈大。為學之功日進而日不足。賜往者誦詩之文。不知推詩之義。幸夫子告我哉。夫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凡詩之指美刺二端。其所刺者。君子以為戒。其所美者。君子以為法。淇澳之詩。雖國人美其君公乎。學修之法。蔽于斯矣。賜也知之。賜也言之。真能取法于詩人者也。吾但與言貧富耳。賜之知已。通于貧富之外矣。吾但與言樂好禮耳。賜也推之。自天下之一事一物。學者之一言一動。無往而不有。無詣與樂。無驕與好。禮之深淺。高下焉。賜乎。豈止衛武公哉。伯夷處窮采薇而不怨。周公之為王叔父而赤舄几几。自此以往。賜也勉之矣。

予於此題向無愜意之作。蓋因作者好為強對。遂令首節有議論。不敢多發。後二比糊塗。配偶絕不分明。其散行者又多在子貢之會悟。夫子之引進。上游衍簸弄。逐句寔際。莫能理會。看此文直起。直住。直接直過。每句挨講。意味無窮。凡作問答全章。題俱應法。此切勿學彼翻觔斗。做戲法人自誇妙技也。

君子周而不比

錢 禧

君子無私愛與人之大也。夫用愛而有所私，其及無幾矣。周而不比，所以為君子。且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並生天地之間，皆有相與之樂，而宅心廣大者，其容保之德，可與覆載同寬。私意之未克，而遽言與人難矣。其唯君子乎。氣類之合，其中有天。君子不拂其天，則宇宙之渙可萃也。敬愛之數，其分有定。君子不違其分，則萬類之情可造也。外不距物，即欲置一人焉，有不忍矣。內不失己，即欲暱一人焉，亦不能矣。蓋周而不比者乎。君子之心事，豈弟而和平，人無親踈，咸可得而就也。君子因其親踈之序，而各以恩意接之。兄弟有醜酒之

驩而行路無葛藟之歎人人涵濡於膏澤中矣而洽比其鄰以為惠
好君子所深恥也君子之行誼正大而光明人無賢愚皆樂得而近
也君子別其賢愚之等而各以至誠待之同人有於野之亨而童蒙
獲求我之吉人人沐浴於教思中矣而姻亞瑣瑣好行其德君子所
甚鄙也事非無隆殺而隆殺以公不以私則無一人而不得其所大
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君子之謂矣情非無愛憎而愛
憎以理不以意則無一人而或枉其實王道之平也無敢有作好無
敢有作惡君子之謂矣及物之廣狹可測其中之所存人品之異同
即視其量之所受周比之間君子小人從此判矣

理一分殊此題鐵板註脚其中體段作用須說得切須說得盡精
刻而不混簡重而不支乃見功深力到

子謂韶盡

節

錢禧

聖人定樂之旨見於論二代者焉夫盡善未盡善之間有以定所從矣觀於謂韶武者不即知夫子之樂哉且自古帝王之興必作樂以告其成功夫子不得位則討而定之以詔天下萬世間嘗合韶武並論之矣蓋遠稽古帝者聖人盡制無弊之道樂稱昭代者臣子尊王不倍之心即贊歎之餘而取法乎上之意有寓焉者予韶則謂之盡美而猶以為又盡善焉若曰韶者舜紹堯之治而作也堯在位七十載協和已徧萬邦矣舜以重華受終尤罔敢逸樂而自致其風動之休帝天下者之有其德兼有其時莫舜若也與天下樂之而歌咏其

聲舞動其容弗忘乎。放勳故命名以韶為義。九成而鳳凰儀為樂。至
於斯乎。以今人陳古樂。豈容私去取其間。獨至韶使我留連不能釋
也。即後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于武則謂之盡美。而以為未盡善
焉。若曰武者武集文之統而作也。文享國五十年。修和已在。有夏矣。
武以燮伐承志。尤不敢怠荒。而自開其無競之烈。王天下者之有其
德。兼有其時。莫武若也。與天下樂之而歌咏其聲。舞動其容。弗諱乎。
咸劉故命名以武為義。六成而天子崇為樂。有如是乎。以匹夫述前
王無事不思表章其盛。獨于武使我俯仰有遺憾也。乃有虞以降。我
周弗再見也。已論樂而止。及二代。此聖人損益之大論。二代而猶有
軒輕。此聖人權衡之精。他日與顏子論為邦。而曰樂則韶舞。蓋定萬
世之法。有不得高于從周者矣。故曰孔子聖之時。而張子厚謂顏子
優于湯武。亦于斯可見也。

六代之樂俱盛。獨說韶武。蓋以二聖人有其德。又有其時也。其同
在時。其不同亦在時。從韶武二義着想。則美善俱見。而于兩聖人
之德絕無低昂。宇宙間確當不易議論。

君子懷德

錢禧

辨人於所懷。君子先得其正矣。夫人皆有所懷。而正用其心者少也。故君子獨以懷德稱。且人品之殊。不於其終也。即發念之始。而所為之邪正已可卜矣。其人而嚴氣正性者。必有不屑不潔之擦。而其發念也。必出於天理。而不出於人欲。其人而光明俊偉者。必有循理樂善之風。而其發念也。必出於道義。而不出於身謀。是故人各有懷。不獨君子。而君子之懷。則於德矣。天之與我。非有所私。乃之人也。服膺惟恐或失。而奉為獨得之懿。其有所慕而然。與皇之錫福。因其攸好。乃之人也。爵祿不入於胸。而結為中心之愛。其無所慕而然。與有所

慕○而○然○君○子○所○以○入○德○也○無○所○慕○而○然○君○子○所○以○成○德○也○念○之○哉○千
百○載○以○上○有○聖○有○賢○先○獲○我○心○矣○思○其○人○而○不○見○則○謳○吟○寤○嘆○以○達
其○誠○一○而○古○人○之○音○容○亦○如○或○遇○於○詩○書○琴○瑟○之○間○世○固○無○有○懷○而
不○遂○者○也○况○返○諸○我○躬○具○有○聖○賢○之○迹○而○落○落○焉○付○之○無○情○者○乎○君
子○之○思○其○德○也○如○其○思○古○人○也○雖○有○異○物○不○可○遷○已○念○之○哉○南○北○海
之○遠○心○同○理○同○印○須○我○友○矣○望○其○人○而○不○來○則○間○關○跋○涉○以○就○其○風
範○而○我○友○之○精○神○亦○如○或○見○於○山○高○水○深○之○際○世○固○無○有○懷○而○不○副
者○也○况○近○取○諸○身○自○有○心○理○之○樂○而○漠○漠○焉○委○之○不○問○者○乎○君○子○之
望○其○德○也○如○望○其○良○友○也○雖○有○他○嗜○弗○以○易○已○君○子○之○處○境○不○一○有

時○貧○賤○有○時○富○貴○君○子○何○與○焉○貧○賤○此○懷○富○貴○亦○此○懷○耳○有○如○取○諸
其○懷○而○固○有○不○失○也○造○次○顛○沛○可○以○不○輟○絃○歌○致○君○澤○民○可○以○不○居
寵○利○素○位○而○行○君○子○無○入○不○自○得○也○君○子○之○御○物○有○主○既○可○處○安○亦
可○處○危○君○子○何○恃○哉○不○德○則○安○亦○危○也○德○則○危○亦○安○耳○有○如○帝○降○之
彝○而○時○寘○於○懷○也○身○修○言○踐○不○愧○為○庸○行○取○義○成○仁○遠○得○其○故○我○為
善○最○樂○君○子○之○心○逸○日○休○也○誰○則○無○德○而○君○子○獨○知○其○意○味○之○親○誰
則○無○懷○而○君○子○獨○得○其○性○情○之○正○一○念○之○微○人○品○從○此○判○矣

多於外邊遠處得來思議於對面閒情得來風神然刻琢正在箇
中乃知枯樁覓兔故是無靈性獵犬耳 吕晚村

德為虛位如何懷法借懷人以寫之遂爾雋永可味行文之妙於
突兀處見鋒芒于老實處見力量

子曰參乎

全章

錢禧

聖人傳道得人即門人皆可聞也蓋非其人則不傳而又人人可
以與聞者聖人之道也唯一貫而以忠恕發之道在曾子矣且千聖
相傳之道屬諸夫子夫子不能私也但即事即物皆可以示人而全
體大用終難於直指待其人而後告焉此一人者所繫不輕也時乃
呼曾子而詔之曰參乎二三子未聞好學而省察之精則莫若參及
門者從事于斯而循習之久又莫若參吾道在參矣物物思格者求
道之方而吾道則有畢該之理事事求誠者入道之序而吾道則有
會通之途一以貫之吾之道如此曾子聞之不復有疑也直應曰唯

夫夫子之道何以為一也又何以為貫也其必有高遠而難測者乎
曾子之唯何其不佇思也又何其不煩言也其必有獨解而不可告
人者乎子出而門人問所不能已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寧有他哉吾
與子熟聞夫忠恕之教矣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待盡而忠者聖人
也道所以崇屬夫子也而學者自有可盡之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不待推而恕者聖人也道所以獨歸夫子也而學者自有可推之
恕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又何疑于一貫之謂也哉蓋聖人傳
道必待其人授受之間萬世之大事也大賢聞道即可教人答問之
間大道之為公也夫傳一人者不為一人而傳故曰此一人者所繫
不輕也

首節人苦講不出觀其精確渾成次節天地聖人學者偏看則不
該籠統則無當是三層又是一串此皆義理透熟之效也

人之生也直

錢禧

知天之所以生人則人亦知所以自生矣夫人不皆直而其生也則無有不直者天生人而人不自生可乎且昊天養萬物而人為萬物之靈天之於物無不欲其生也而急生人則甚生而為人必自重其所以為人而自全其所以為生人之生也寧或可或否任其聾昧頑嚚而漫託于人世之間者乎寧為詭為隨恣其語言嗜慾而狂處于族類之中者乎直者清明之質也人得其質以生見善則必好見惡則必惡天之生人也欲其為君子不欲其為小人天豈能耳提而面命乎惟此清明之質為賦予所必共而已直者剛大之氣

也。人受其氣以生。為臣則必忠。為子則必孝。天之生人也。欲其為忠孝。不欲其為亂賊。天豈能家諭而戶說乎。惟此剛大之氣。為陰隲所不私而已。人各有性情也。性情或不可得而強。而準于直。則皆安。是故孤立特操。為一節一行之士。亦直也。忠孝豈弟。有君子大成之風。亦直也。若人趨亦趨。人諾亦諾。吾不知其性情矣。人各有學問也。學問亦不可得而齊。而歸于直。則自一是。故明哲保身。舉明主于三代。生亦直也。殺身成仁。扶正氣于天地。死亦直也。若夢夢而生。夢夢而死。吾不知其學問矣。若是者。名之曰罔罔之生也。不若其死也。幸而免乎。安得謂之人人亦無負上天急生人之意哉。

憤從賊諸臣借題發意自註

也。嚴冷孤潔。欲言而不忍。盡言秀才肯具如此心腸。所謂碩果不食也。

子曰聖人

全

錢禧

且夫人心之不古也。有儼然自附于聖人而不知恥者矣。夫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為臣。有聖德矣。兼以聖業焉。此學者之所志而非其所敢僭也。夫子惧其僭也。慨然曰。聖人至德也。吾所願見也。惜也。至德之難企也。吾不得而見之矣。庶幾有君子者焉。君子者。志必欲為聖人者也。不敢遽自附于聖人者也。又必能漸至于聖人者也。得其人而見之。斯亦可矣。人心之好高也。有語之以善人而傲焉。不屑者矣。夫伯夸叔齊之。不降不辱。柳下惠少連之中倫。中慮天既善矣。尤以人而成其天焉。質

既善矣。又以行而佐其質焉。此恒人之所難。而非其所敢忽也。夫子
惧其忽也。慨然曰。善人懿行也。吾所願見也。惜也。懿行之難效也。吾
不得而見之矣。庶幾有有恒者焉。有恒者。性近于善人者也。不敢輕
視夫善人者也。又必能躋于善人而為其所能為者也。得其人而見
之。斯亦可矣。果其亡也。虛也。約也。聖人且不諱言之。况其下焉者乎。
果其有也。盈也。泰也。有恒之人。且不侈言之。况其上焉者乎。乃若亡
而為有也。虛而為盈也。約而為泰也。誰為之乎。人心自為之也。夫既
可自為之。以君子而自為聖人。何不可乎。且以非君子而自為聖人。
何不可乎。以有恒而自為善人。何不可乎。且以非有恒而自為善人。
何不可乎。甚至于不有恒。不善人。不君子。而皆自為聖人。及何不可
乎其為恒也。亦難乎信其有矣。嗚呼。聖人之所為。三歎也。

聖人不得見。易解善人不得見。難解質美未學。豈遂無其人乎。講
聖人云。至德講善人云。懿行自有妙理。兩子曰。恰好還題末節。
徑落不用一字。過文堯舜夷齊等。貼聖人善人各有分寸。且不入
聖人語氣中。非時文撮用古人之比也。自註

以為空靈。又逐段精確。以為切實。又一筆揮洒。以為奇變。又如題
挨序。以為平直。又任意捲舒。吾不能名其際矣。自註。確當書理。
確當文格。非矜詡也。布格用筆。純乎昌黎。

臨大節而

一句

錢禧

大臣以節定天下行其志之所安也夫志之所不安而行之大節已奪矣曾是可託可寄者而可奪乎且夫托孤寄命大節也自托寄以往皆臨大節之日也保六尺之躬則藐孤之食息起居皆吾之大節而禮樂征伐之柄又不必言攝百里之政則中外之悲歡嘖笑皆吾之大節而疑忌猜嫌之迹又不必言此必有昭鑒聽之皇天呵護聽之祖宗伺察聽之臣民毀譽聽之輿論而覬覦并聽之奸雄斷斷焉獨行吾志不少挫者名之曰不可奪一人之權一國之所眈眈也慷慨任事而以為樹功婉轉用幾而以為避謗一人攬其權而人人揣

一用權之路于是有小臣者無端而痛哭無端而太息思奪其顧命之權而若臣不顧也彼不以為攬權之日而以為臨大節之日其精誠且不必顧先君而寧奪于旁觀之彈射一人之意一國之所惴惴也政在圖新而以為紛更人惟求舊而以為朋黨一人行其意而人據一用意之私于是有大臣者忽焉而中忌忽焉而旁撓思阻其行權之意而若臣不顧也彼不以為行意之時而以為臨大節之時其幹旋亦不必傍成格而寧奪于同列之調停有時身去而孤危孤危而國危則身不得去去之是自為奪之而宵小奪我嗣王奪我臨其際者慮之深矣不惠阿衡而以桐官之三年行其匡救是也放桀

而放甲幾疑為慚德之報而尹不少動曰吾使之密邇先王也迫于冕服奉王而復政告歸其不可奪之槩昭然共著于侯甸山川者猶其後耳有時身留而孤危孤危而國危則身不得不去不去是為人奪也則既奪其身必奪其孤臨其際者審之決矣不利孺子而以居東之三年遜其碩膚是也兄終而弟及幾訝為殷人之遺而公不少辨曰吾無以告我先王也迨至金縢方啟而雷電郊迎其不可奪之素確然共信于多邦羣弟者猶其後耳不然匹夫之諒無益于天地之間非不足以奪之而是亦足以奪之死事之忠難語于經權之用生不足以奪之而死亦足以奪之凡若此者皆志不素定者也

託孤寄命便是大節可託可寄便是不可奪此獨見也文成已二十七載久置之矣當時現聞夫子與維斗公幹文初瑞初咸許之以為似王荆石事君墨義未知果何如也甲申七月二十日簡樸札得此附于托孤一節題之後自註

此種文字是天地間浩氣所生不必批摘其脗合書旨與否自是宇宙朝野不可少之議論。自萬歷以前宰輔以相傾軋為一局萬歷末年以後以調停私傳衣鉢護持為一局至啓禎間則兼此二惡為一局總以奪人為巧而已亦易奪然其所奪者不過祿位耳何大節之有吉士蓋傷之矣呂晚村

士大夫讀此種文泣下者上也汗下者次也麻木不仁開卷盡有掩卷盡無吾末如之何矣讀者隨其品而驗之莫作尋常文字觀

所謂大臣

一節

錢禧

聖人論大臣必行其道者也。夫人臣事君孰敢不由于道哉。而能必行其道者惟大臣也。季子然不明于大臣之說。而夫子正告之。若曰大臣者非常之稱也。子以由求當之。所以待由求者誠不薄。而大臣之義則未之審矣。夫名譽不足以得人。有其名必責其實。所謂大臣者非獨其名也。其實有以副之也。窮居之日則誠意正心而不為異端邪說之所惑。出而仕也則治國平天下而不為曲學阿世之所為。君之所以用我者以其道在我也。我之所以事君者豈敢舍道而徇君乎。如其事有道之君也。予違汝弼。而無面從之風。即使事無道之

君也。繩愆糾繆而有格心之效。為國家理財則以義為利而必不至于聚斂。為社稷用人則進賢退不肖而必不至于拂人。寧使吾君以我為方正難合而登對之初念凜然不可違。寧使同列以我為迂濶不情而拜獻之先資毅然不可奪。是故道之行也。上下之間有家人父子之樂。道之不行也。仕止之際有難進易退之閑。立乎其朝而盡大臣之職。所以愛吾君也。奉身而退。使天下之為臣者皆知有大臣之節。亦所以愛吾君也。可仕則仕而盡事君之禮。所以行吾道也。當止則止。使天下之為臣者皆知有事君之義。亦所以行我道也。道不可屈。君不可徇。所謂大臣者如此。

真腔寔板言其力量嚴氣正性論其風骨叠用短比虛寔相生故無堆垛之迹

文猶質也

二句

錢 禧

觀於文質之初立說者可得其平矣夫文質並立自古已然君子欲為之說未可遽為重輕也且經世之法本無弊也其後猶不能無失况救時之論不得其平而豈有可行者乎大夫之意甚善然試取文質而平衡之先王著其用而隱其名一事一物必相兼而始備後人役其名而亡其實為史為野至偏舉而皆乖是古人行之則兩得今人行之則兩失也亦可以明相猶之故毋庸去取其間矣言文莫盛於我周而制禮作樂罔不監諸二代祖宗立法相世變而善其損益未嘗以文自予以質予前人也文之猶質斯其可見者也言質宜盡

如太古。冕旒琴瑟。瓶自堯舜以前。君子道古。畧形貌而察其精神。不能別何代為質。何代為文也。質之猶文。斯其可見者也。且大夫之志。在移風易俗。必將自大夫之國始矣。夫先公睿聖而質謹。必勤于威儀。小民服勞而孝養不忘。夫洗腆文質之相須而立。在昔然也。大夫胡不聞焉。况大夫之說。而矯枉過正。即大夫之身。有難行者矣。夫退食可以委蛇。而朝廷必致其儼恪。家人宜尚真率。而溫清必極其綢繆。文質之相得。益章無事不然也。大夫胡不思焉。夫感慨末流。但當隄其已甚。追慕古昔。安得并去其本。然大夫之意甚善。大夫之說則未得其平也。

無一字文質膚套中後四比意義匪夷所思 劉伯宗

兩猶字議論鑿然是端木氏通達事情之語而言下不分輕重妙有辨才以濟之真乃賴上漆毫

何如斯可

全

錢禧

辨士之品有三外此者非士矣夫士行之大小不同無失為士則一也今之從政何為者耶子貢有見于士行之難全而立朝事君者皆非其人也辨士于夫子而曰何如斯可謂士求其至上者而取法焉故重言之不敢忽耳夫子曰論士之本立身為先觀士之用事君為大有士于此言其行已則有恥焉不仁不義之事雖細必矜而一家一身之行不輕自命其立身之嚴且大有如此者及其使于四方則不辱君命焉東西南北之役無適不宜而簡書王事之臨無往不効其事君之際表表足見有如此者夫常人之志可以無所不為而臨

事慚餒無一足以有為志易肆而才難彊也今也厲志則不辱其身
達材則不辱其君真天下士哉不媿其名矣子貢又辨其次也觀於
其次乃不以小善自足也夫孝弟人之大倫士所以通神明者必由
此矣夫子舉而屬之次者何也以其所稱僅宗族鄉黨而止也子貢
又辨其次也詳于其次乃不以曲謹自安也夫言行人之大端士所
以動天地者必由此矣夫子舉而屬之次者何也以其所處期于必
信必果而小也論士至此風斯下矣然以合于今之從政猶未有當
焉故何如斯可謂士重言之也今之從政者何如畧言之也夫子亦
不言而先歎矣以言其人則斗筭也是硜硜小人所羞稱也成德之

士敬其身以應天子之求故入則周公召伯出則方叔南仲其人每
為風雅之所咏歌而是瑣瑣者何足比數也中林之士厚其本以為
學問之基故居鄉則孝友雍穆治躬則有物有恒其人亦為聖賢所
樂與而是卑卑者何足較量也夫薦紳中既無士品而孝弟信果之
儒又徃徃不能克其量子貢何以自處哉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惟有
恥不辱者足以當之則子貢是也

典重如古彛鼎文。極法而員極老而韻。余賡之。

子貢見地極高看定春秋人物全不入眼每問愈下之說正有意
旨故作此篇以發之自記

實講正面端嚴簡重而轉折斡旋出落又極輕雋極跳脫抑揚士品令人不測然恰中程度總由義精仁熟所致

狂者進取

二句

錢禧

狂狷可與其志節不同也。蓋志節而苟同于人無一可為者矣。進取不為夫子所以與狂狷也。若曰才士之生所以為道也。才或不能無所偏而度其後有足以進于道者則亦道之所必與矣。中行不得而思狂狷誠有取爾也。士之求道未論其踐履先觀其識趣。識趣不大吾無望焉耳。若狂者之識趣大有異于人也。道極高明而亦不盡於高明狂者則高明之意居多矣。生雖當三代以後而托寄者在神農虞夏之間品亦居成章之流而懷抱間有天地萬物之象其不能遽與中合者質之偏于狂也。而曠然進取之志殆未可量也。士之求道

亦未問其作為先視其操守。操守不嚴，吾無望焉耳。若狷者之操守，大有異于人也。道極端方，而亦不盡于端方。狷者則端方之行居多矣。立身于聖賢之途，而存心必有辱人賤行之恐。制行在規矩之內，而臨事猶切踰閑敗度之羞。其不能遽與中合者，質之偏于狷也。而介然有所不為之節，殆未可限也。狂狷之為人如此，可見天之生才不必盡同，而其不遠于道則同。士之自立，亦不必盡同，而其可以入道則同。人必事事求同心迹之際，所以多不可信也。論人者必人人求同，邂逅之間，所以落落難合也。夫狂狷之不相為謀也，素矣。殊途而同歸，此道之所必與也。吾如之何而不與哉。

前面說得判然不同，後面說到不必求同，分清兩種人品。中間有中行人品對面，又有不在不狷人品四箇小像，箇箇俱活。

事其大夫

二句

錢禧

隨地而必與正人居則其心之私自克矣夫人之不仁由其私未克也人之私未克由其恃有已而不資人之益也事友必得其人豈非為仁之利器哉且夫人之心一也或約之而至於中正或放之而至於匪僻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其心必有所尊有所尊則嚴憚之志切而日進于高明敬則其心必有所親有所親則禮義之樂往而彌受其謙益存此心以往蓋無地而不得師資矣今夫長者以蒞之朋友以勸之所以誘人于聖賢之域也而頑鈍者不知所取則當前而失之矣經術以廣其識學問以養其心所以深人於性命之途也而

自用者不求其助則交臂而忽之矣。何地而無人哉。分之尊者大夫也。徒以分焉已乎。已居其官者未必能効其事。能効其事者未必能居其官。分何足言也。且以分言之。將不別其賢否而汎焉與游乎。則與之為僚友不足以發廉恥之心。奉之為先生不足以作子弟之氣。方且陽陽自滿曰。分為大夫而苟且以負朝廷。如是則自大大夫之屬皆可苟且以自負其生平矣。負朝廷則不仁于君。負生平則不仁于已。必也卜其果為夙夜浚明者而隆其禮以遇之。典刑在望則淫佚之習不得而奸其志矣。所在有大夫也。所在之大夫必有賢者。必先事之。其善資此邦之大夫矣。此邦之大夫亦樂為我資而修身齊家

之道。交相勉厲以化民而成俗。其由此也。名之高者士也。徒以名焉已乎。有其名者未必有其實。有其實者未必有其名。名何足言也。且以名言之。將不辨其仁否而混焉羣聚乎。則與之合志且無志。可合與之營道且無道。可營方將訑訑自得曰。名為士而懈怠不簡其身。心如是則自士之屬皆可懈怠不自審其名實矣。不簡其身心則成已之不仁。不審其名實則及物之不仁。必也擇其果為方聞篤行者而敦其好以聯之神。聽和平則圭璧之思。益從而厚其終矣。所在有士也。所在之士必有仁者。必先友之。其善取此邦之士矣。此邦之士亦樂為我取而切磋琢磨之方。交相鼓動以進德而修業。其由此也。

周旋揖讓之文。可徵人之情性。用心于內者。無外而非內。身飲食宴樂之歡。可正人之向往。能自得師者。無往而非師。身何地而無人哉。何地而非為仁之資哉。

句句緊對利器。句句切居。是邦自註。

大夫士作一頓。分出賢者仁者來。兩其字是隨在得師。兩之字是擇交不苟。合來方是利器。事友之實在外事。友之心在內。歸併為仁。一絲不漏。細心發揮之作。

子曰行夏

四句

錢禧

聖人定萬世之制。稽古而各求其至焉。夫法兼三代而樂進有虞。至矣。蔑以加矣。夫子身備百王之大道。而顏淵得聞春秋之大法。告之以為夫人所學者。皆帝王之學也。推而行之。則皆帝王之事也。典章大明。可以述而不作。講求宜備。必使擇而愈精。吾為子次第舉之。如承天以任地。議禮而作樂。為邦之大務也。王者善一代之風俗。以通變宜民。在繼舊服而少為損益。君子監百代之成憲。而參稽盡制。當合今古以定其規模。吾觀夏道得夏時矣。夫時以興事。王者之欽若百工之允釐。皆由此也。行夏之時。而古帝授時不敢不敬者。可得而

見也。吾觀殷道得殷輅矣。夫輅以應地王者之巡行臣民之舉動皆由此也。乘殷之輅而先王制禮不敢有過者可得而見也。吾觀周道得周冕矣。夫冕以象天王者之昭假侯國之等儀皆由此也。服周之冕而先王制禮不敢不及者可得而見也。功成樂作則安取法乎。夫樂以昭德祖考格而羣后讓百獸舞而庶尹諧非甚盛德莫能致此也。樂則韶舞而大章之盛真克紹焉。後有作者不可得而及也。三代無沿禮樂而道則不變考列聖之治法各得其一端吾亦以道為去取而不嫌其僭帝王已殊功德而心則相同集典禮之大成上追乎至治吾亦以心為繼述而不遜其隆為下不倍則有其學居上不驕。

則行其事惟吾與子有是矣。

不說出關係則一句止一事于治法不全不推到本源則禮樂陳迹後王優為之不合孔顏分量矣精微廣大直是渾全的天地。

君子謀道

一節

錢禧

一其心於道。君子之自期者大也。夫道君子所挾以善其出處者也。謀在此憂亦在此。祿何與焉。且學者于道非勤修而刻勵之，不足以有為也。正其始而無出位之思，所以自專其業者，其成而有終身之患，所以自廣其心。君子與道相終始而不計其他者，見道明而責已不小也。夫君子之所當謀者，唯有一道，而天下之可以亂其謀者，莫切于食。然謀道之名，學者所共托也。叩其中而有所不釋焉。雖謀道何益。唯因其所謀，并視其所不謀，乃以見君子之謀之寔也。即謀食之名，亦學者所共恥也。叩其中而茫然無得焉，果不謀食，亦何益。惟

絕所不必謀以獨成其所謀乃以見君子之謀之大也且天下謀而失者往往然也耕也而餒在矣不謀而得者往往然也學也而祿在矣良農不以餒故輟耕志在食也志在食者餒不足以移其事也良士不以祿故勸學志在道也志在道者祿不足以動其心也道之所在有天下而不與為匹夫而不屈其不然者則在上而無善治在下而無真儒君子憂此至亟亟也昔之君子日行君相之事而丁寧告誡無非性命之切圖憂道之心不以祿在而有懈也即其不得志者身居一畝之宮而力行不倦自有彌綸之寔事憂道之心又豈以祿不在而自弛哉是故君子之為學也祿之以天下其憂不鮮也道不以祿而有加也貧賤以終其身其樂不改也道不以貧而有損也學至于憂道其于道也深矣學至于不憂貧其為學也大矣非謀道不謀食而何能極之以至于斯哉士志于道不可不預正其所謀也

法之初立患其不則則猶使人拘法之既立患其不化化即使人樂矣如此文明之至實化之至也讀之者拘乎抑樂乎顧麟士

胸中見得聖賢大意目中看徹義利閑頭拈此等題自然玲瓏剔透頭頭節節無不闡筭峴縫但向講章文法求裝頭蓋尾過腰接脉搃是一磕粉碎。正大中具離奇變化此種文境先輩未之聞也呂晚村

謀不謀他人看作一串此作兩路逼道理更徹題情舊作三轉自
解說自迴護此竟一直說下尤為爽捷總因理足非由法奇

邱也聞有

一節

錢禧

國家有無患之道以憂為辭者非也夫均安則國家長治矣傾且無
有奚貧寡足患哉夫子疾丹有以子孫憂為辭故責之曰謀人之事
誠不可忘所患也患生于有欲則鄙瑣難以告人而計利者其害必
鉅患生于無欲則訏謨可以垂訓而遠禍者其福必長求果為後世
憂也即奈何不如邱所聞也昔者先王以天下之人民命有德以天
下之士田賚有功樹君公于國置大夫于家名位截然罔敢踰越至
均也國下逮于家家上求于國恩義相接驩若一體至安也誰見為
寡而患之見有寡即不均也不均患有甚于寡者誰見為貧而患之

見有貧即不安也。不安患有甚于貧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邱所聞于有國有家者如此。蓋嘗熟計而身處之。王者善建不拔。莫嚴乎定。君臣之分。使為之。臣者覬覦絕而忠愛生。聖人制治保邦。莫大乎一上下之情。使居其下者。君父先而子孫後。是故均則無貧而和矣。和則無寡而安矣。安則不獨無貧寡而直無傾矣。國家之榮懷。以和為極。而均固所以閑其始。國家之歷年。以無傾為極。而安固所以厚其終。是以我聞所患在此。不在彼也。由此言之。先王封建之權。出之至公。故垂之永久。人臣以道事君。當詳明祖宗大法。不可以僭踰之。妄舉壞我典章。古人持盈之道。可以養心。亦可以保世。

君子學古入官。當敷求前哲格言。不得以富強之私圖。託為善後求也。患其所不當患。不患其所當患。何不聞邱之所聞焉。

前後從邱聞字援引古義折服。由求先輩所未及。陳百史

拈此題者多講斡旋無暇發議論。聞字患字國家字字字見精采。而題脉絲毫不走高古典碩。蓋世無雙。

如有用我

二句

錢禧

聖人廣賢者之見示以用世之大權焉。蓋東周可為用則實有其事矣。此夫子無可無不可而非子路所能知也。告之曰：擇地而蹈者，守身之正審已而出者，用世之權。人自量誠有撥亂興衰之畧，其又何之不得矣。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必知我之有所用而後召之，則召之殆將以用之也。亦必知我之有所為而後用之，則用之豈遂無所以為之哉。天下事有見為不可為者，限于勢之或有窮而實無必不可為者，信于道之無不足。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天下之民莫非文武成康之民，雖有醜德而一念知政，皆可稱說祖宗以愧悟之。君

子所以無取乎重絕人也。在彼方有嚮往之誠，在我又有善變之術。何所嫌而不往焉？天下之法，莫非成周盛時之法。雖極壞敗而一事可匡正，當乘時興復以徐及之。君子所以貴乎善相時也。在彼或為一邑之謀，在我必無小成之業。何所疑而不進焉？蓋匡扶國運，臣子職分所當然。吾之此身，乃王室之身也。可為而為者，固智士見幾之哲，不可為而亦為者，尤仁人生物之心。表揚前烈，朝野人心所共歡。吾之有行，皆先王之行也。有所之而不可者，不過匹士身名之慮，無所之而不可者，恃有一王大法之存。但患不用我，用我必為東周。吾意殆有進于由者，吁！召而欲往，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用而興周聖人。

神化不測之。用子路尚未能知，後人之紛紛揣度，又奚為也。

力重如山，吾敬而畏之。只答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全不註解東

周高識乃爾。劉伯宗

聖人心事作用一齊俱見。大識力文章。張受先

於自己口中要發明聖人達權妙用。此為難耳。知其難乃知此文之不易。呂晚村

無一時不思匡濟是聖人之仁。無一人不可挽回是聖人之智。從此體認十一字，字字着寔，不同書生癡夢。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錢禧

聖人於殷季之三臣而表其為國之心焉夫去也奴也死也其事不同而為國之心則無間也夫子深感其際而表之曰三仁其意若曰國家廢興之際豈可無人哉興王之國固以有人而興即亡王之國亦以有人而重嗚呼人至于重亡國而論世者心傷之矣殷之亡也有三仁焉考其事皆在殷未亡之先論其功則在殷亡之後此非一節之士之所及也忠孝之誼本于性成苟有為而為即非天理之極矣今以觀于三臣屬為庶長者邈荒而非畏死屬為諸父者僂辱而非好名易代以求雖頑懦無志者聞之未嘗不歎其殉國之誠也三

臣之報殷也可謂深矣。同姓之親，號為本支，苟不可則止，即無骨肉之恩矣。今以觀于三臣，酗酒之惡，猶不忍斥言，而過則歸已，淪喪之悲已無可如何，而各求自靖，稱述之下，雖殘刻不情者聞之，未嘗不服其用意之厚也。三臣之視殷亡也，可以無罪矣。或謂以三臣之賢，委蛇緘嘿，姑左右紂王之朝，周師且未動乎，而三臣則卜之天也，其在我也，人事必不可為其在周也。天心素有所屬，自紂罪之浮桀而武王之得天也至矣。三臣不爭武王之天，而爭盡其商祖宗之天，所以仁也。或謂以三臣之威，舍經行權，有伊尹桐宮之事，商祀且未改乎，而三臣則又揆之義也，所必不敢不存者，一姓之宗廟，所必不敢或廢者，萬世之君臣，自帝乙之不從而微子之為臣也久矣。三臣不貪一時之義，而特存萬古之義，所以仁也。夏之亡也，未間同戚之宗老，于以見商先王德澤之長，周之興也，不臣勝國之義，士于以見周先王忠厚之至，吁，三仁之重殷也如此哉。

仁字理一而分殊，文王有文王之仁，武王有武王之仁，泰伯有泰伯之仁，夷齊有夷齊之仁，三仁有三仁之仁，本體雖同而所處之事各人移換不得。即微子之作賓，箕子之陳疇，比干之剖心，三人亦自相移換不得。譬之天地生物，同一太和，而果穀各具一仁，不相假借也。此文透講三人之仁，推之歷代聖賢，千變萬化，絕無矛盾。

看非天理爛熟者不能到此地位

帝典曰克明峻德

錢禧

德之貴于能明即古帝亦然也夫峻德極乎明之量者也而惟克明之則堯之所以成其為堯蓋帝典之言固如此且天之生聖人有聖性矣加以聖學焉天之生至聖其性尤異于後代之為聖人者矣而至聖之學則與後代之聖人無異文之先有湯湯之先有堯堯之為帝固非文與湯所得而幾者也帝以前紀述每多神異而其言未可以為典常帝以後升聞即有重華而其德亦無踰于協帝帝典者虞之史臣親炙帝堯之明德而著之于冊以為萬世法者也其言若曰德人所同也峻德帝所獨也克明峻德帝所以明明德于天下之本

也。天不能自理萬邦，命帝以理之。其時設官分職，尚未及詳。先求詳于皇降之始，帝首庶物而聖。帝是以不敢自聖，德之至高者彌高，則益不見其高，而克明其高之至焉者為高。于高帝所以君四海，天不能自卜帝位，命帝以下之。其時詢事考言，猶無所主，先求主于天命之初。帝首羣聖而聖，帝是以尤不敢自聖，德之至大者彌大，則益不以為大，而克明其大之至焉者為大。于大帝所以開百王，疇云上帝可弗敬，由帝而知敬，疇云下民可弗勤，由帝而知勤。上帝與下民相見之原，非帝明之誰其明之？帝之克明峻德，道統也。即治統也。已帝愛一代之人，不以其子病一代之人。帝愛萬世之人，必以其人教萬

世之人。一代與萬世相傳之系，非帝明之誰其明之？帝之克明峻德，治統也。即道統也。已帝之視後聖，其艱難百倍于後聖。帝之視凡人，其惕厲又百倍于凡人。何則？人心危而道心微，急勝凶而敬勝吉。後聖必古訓是承，帝不艱難矣。以克民不明，帝之咎。帝不明，誰之咎？放勳即下民之身，帝不惕厲矣。以克當時史臣，蓋有見于堯舜之相授受，其開明明之統有如此者。以為易則必不克，以為難則必克。志自滿則必不克，不恃其安，安則無不克。聖人分量不同乎？其自明一矣。峻字本不甚重，然帝堯分量自與湯文不同。克明為帝王所同要的，確是堯之克明，須從峻字見得。照上二節又不礙下節經營甚

密克字時作自然鮮枉費回護此偏說得艱難惕厲到極處而帝之峻並明可見俗眼怕說聖人有工夫真是夢也。其文甚古不類秦漢以下文氣又不犯子書又不入後世孫劉造作窄奧為奇此為真古 呂晚村

克明講得艱難惕厲則下文自字起峻字講得高于湯文而仍須克明則下文皆字起其心思所到無一落空處

國有道不變塞焉

錢 禧

力持其素可以特立于盛朝矣夫士各有所守而弱者徃徃失之君子蓋終身不變其守者也况于有道而先變乎且夫與人持己之際而不失其正大之情則其効之君父者常變皆有足賴矣然學問中人固當循節以自考也君子之和而流中立不倚如此其所自蓄積然矣以處人國而有社稷之寄則權藉于此乎搃功名于此乎出責成亦于此乎重也豈其無定職而能勝任愉快乎以寄國命而適當無事之會則晏安必不可懷陰雨必不可忘老成必不可敗也豈其無定力而能獨立不懼乎徃者既有其言矣未得國事而圖之耳圖

之未有不至者也。為國用人，則逆媚疾而偕之以休容，為國理財則
斥聚斂而進之以大道。雖朝野寧謐，小人不得乘其間，而我所以自
立者，必有虔始厚終之深心，不忍自昧其心，以昧盛朝也。往者亦有
其行矣，未得明主而試之耳。試之未有不效者也。君臣一德，有鳳凰
梧桐之咏，而美不忘規，僚采同心，以周公召伯之賢，而治必思亂。雖
宗祖神明萬年，可以永其祚，而我所以立朝者，必有困窮永終之遠
慮，不敢自負其學，以負明主也。士之未立朝者，方好為大言，以欺朋
友，若曰：為之自我，亦必鼓吹休明耳。既而漸不然也，士豈盡不度而
亡恥者哉？則田廬以惑之，妻子以惑之也。惑則變矣。田廬妻子之中
其無士品也必矣。無欲則剛，君子有焉。士之已立朝者，亦謬為清論
以欺君父，若曰：使臣為之，亦必不虛主知耳。既而皆不驗也。士豈盡
私爾而忘公者哉？則交游以雜之，聲譽以雜之也。雜則變矣。交游聲
譽之中，其無士心也必矣。無私則大，君子有焉。至大至剛，義理之強
也。至國無道而至死不變，則終身不變塞者矣。此所以為君子也。此
所以為強也。

博大之中復多峭刻之姿，博大則可以容納，細流峭刻則可以警

發曠曠 朱彥兼

正面莊重謹嚴，反面沉刻警映。古大臣本領作用及後代鄙夫小

人情態約畧盡矣

修身以道

二句

錢禧

詳修身之法歸其仁于身焉夫道切于身而仁切于道能仁其身則道修而身亦修矣此人存政舉之實也且夫人者政之本本身者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詳其本而從事于末不可得而治矣取人之必以身固也人君之身上以法祖下以理民而其要莫先于感賢人君子之心夫賢人君子處高深寥濶之間而人君居深宮燕寢之內身之治與不治孰從而信之哉夫亦信之以道耳君誠自簡其身或失而過者有矣或失而不及者有矣身之不可以不修也失而過者則有以裁之矣失而不及者當有以進之矣修身之不可不以道也君即

天資聰明百舉百當得于天者之可恃何若恃于道者之更安乎是故敬小慎微修德所以食祖也陳常藝極歛福所以錫民也舉目前所要而言之則賢人君子之心于是乎動矣修身之必以道固也又君之道近以正家國遠以正天下而其要莫先于正人倫日用之間夫人倫日用多篤摯周詳之理而人君有尊嚴濶絕之文道之協與不協孰從而責之哉夫亦自責之以仁耳君誠求詳其道或失于薄者有之矣或失于厚者有之矣道之不可以不修也失于薄者非吾心之初矣即失于厚者亦非吾心之中矣修道之不可不以仁也君雖治躬刻厲無怠無荒合于道者之多端何若本于仁者之更親乎是故克元善之良所以化生萬物也達不忍之心所以經緯萬端也舉目前所要而言之則人倫日用之間已斷斷乎其無有一失矣道修而身修人存而政舉能仁其身君之事無不盡也臣將進而與君言仁

正大昌明謹嚴篤寔是涑水西山奏對文字

凡為天下

三節

錢禧

聖人言為治有常道而先列其目次言其效次言其事焉夫常道之
目古今所共也人君不知其效或不樂為其事故聖人告哀公其次
序如此意若曰人君既知所以治天下國家非可意而為之也凡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焉其道有常必不可變其序有條必不可紊九者
維何一曰修身為天下國家之本也修身必資于人二曰尊賢進道
必先于家三曰親親由家以及朝廷四曰敬大臣五曰體羣臣由朝
廷以及國六曰子庶民七曰來百工由國以及天下八曰柔遠人九
曰懷諸侯九經之目盡于此矣然豈無其效耶修身則皇建有極萬

邦作孚。尊賢則君德清明。義理昭著。親親則微我有咎。神聽和平。效之見于身。與家者然也。敬大臣則信任崇。政事明矣。體羣臣則風動深圖。效隆矣。效之見于朝廷者然也。子庶民則羣心悅。趨事勇矣。來百工則農末資。國用阜矣。效之見于國者然也。柔遠人則四方賓旅。釋其羈愁矣。懷諸侯則五等封爵。莫不震疊矣。效之見于天下者然也。九經之效。盡于此矣。然豈無其事耶。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修身。清心寡慾。此重彼輕。所以勸賢。富貴與共。肺腑與親。所以勸親。親事之盡于身。與家者然也。優其體。展其用。所以勸大臣。盡其誠。恤其私。所以勸士。事之盡于朝廷者然也。逸其力。愛其財。所以勸百姓。程其能。償其勞。所以勸百工。事之盡于國者然也。慰其道路之苦。稱其賢否之宜。所以柔遠人。引其祖宗之澤。節其上下之文。所以懷諸侯。事之盡于天下者然也。九經之事。盡于此矣。推而行之。又豈無其寔也耶。

用註用經亦復用經註註二十七段如列碁黑白可數奇絕。用呂氏說甚當須看其下二節分補配應之妙。孫若士逐段相生直可作一句讀。張爾公

格是一提兩扇讀去竟似三扇又是各自為段大力大法入化入神衛神清

孔子作十翼盡易之變而大象尤奇上觀天道下觀人事無一字不著寔吉士此作直似易大象矣四書中每題得如此一篇何患不千秋俎豆

必有禎祥

錢 禧

興機之先見者惟至誠知其然也夫以禎祥卜興此必待興而後指為禎祥也惟至誠必之於未有之先故能前知其興耳且夫有必昌之運則有必昌之幾既事而安之者天下之人也將事而示之者鬼神之用也未事而信之者至誠之所以為至誠也如國家無禎祥不興理則然矣于其未有禎祥之際而信其必有禎祥之理此豈人之所能與乎天性聰明見一人之不自棄而勉強力行者則示之禎以正告之若曰天下之大未有為其事而無其應者亦視其力行何如耳天心仁愛見一人之能力行而初終不怠者則示之祥以詳告之

若曰諸福之物未有其人而惜其報者亦視其有終與否耳國而
既故矣燕皇天而昌厥後則命為之一新也規其國上下憂勤朝夕
之不暇民人愷樂耕鑿之不驚何所期于符瑞而侈言其事然而景
命方來則志氣自動王者無心于符瑞而符瑞之有焉必也家而既
世矣詒孫謀而燕翼子則業為之益大也視其家子孫賢才聰聽祖
考之彛訓世祿由禮深知稼穡之艱難何取徵于美應而咏歌其盛
然而大業漸隆則精神先見君子無心于美應而美應之有焉必也
此非獨其理也寔有其事者也鳥獸草木各有性情為側身厲行之
君臣而特發其秀此非獨報也寔有其致之者也山川社稷豈知詭

媚當吉人精氣之鬱勃而不敢自愛其誠帝王之興皆由人事而不
由天命人事即天命也鳳至圖出皆耳目間事耳詩書所記皆頌其
後而未睹其先事後而幾先也化家為國化國為天下皆在不聞不
覩中耳若待既興而知興既有禎祥而知禎祥此天下之人也非至
誠如神之學也

此方是必有禎祥他人徒作禎祥考耳顧公蓋

思路沉着光采蔚炳真吉祥富麗之文非浮癡腫嚴者可比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錢 禧

君子興於治朝取諸言而足也夫有道之世人思利見也而唯君子之言自足以興君子之宜於治又如此且聖人之道其疑也在一身其行也在天下道統與治統未嘗分也是以古之聖賢皆居君相之位而得行其志設以凝道之君子而處此亦安有所不足者乎夫道之不行也始于不信君子之言夫君子之言道之所由存也世之治也始于能用君子之言夫君子之言亦身之所由興也道洽政治萬物有欣欣向榮之意道之洋洋者已盡播之政事矣有其道而不尊其言國之所未有也一代政治之休必有匡時之良弼為之左右其

間凡所敷奏君聞之則警叢脞臣拜之則懼惰慙勃然而崛起在位
非寵利所可致也已君明臣良興禮有彬彬大成之觀道之優優者
已寔見之制作矣有其道而不敬其言國之所不出也一代制作之
隆必有間出之偉人為之贊襄其際凡所指陳在當時則為事業在
後世即成訓謨挺然而詔師西面非復遇合之常也已蓋富貴不可
倖居而有道之富貴尤不易居昌明不諱之朝誰則無一得可獻者
乎而足興者獨于君子之言仍不自其言必之也知遇不可苟塞而
有道之知遇尤不易塞懸鐸求言之世誰則非敷奏以言者乎而君
子之言則自有以足興并不自其國主之也德性既尊則其言皆恒
性情之至而用世特其緒餘問學既道則其言皆得體要之歸而立
身乃其一事但欲見君子之無所不宜則國有道而一言足興又有
如此者

人道有道足興是易事不知正是難事蓋百忠志惟熙雖有嘉謨何
補萬一此而足興則修凝之效也如此發足字與危言危行等章
絕不相同

是故賢君

節

錢禧

賢君存民產於心其恭儉足師也夫恒產之不保公與私交奪之矣
禮下制民產即存於恭儉中哉且國家君有恒賦臣有恒祿乃民獨
無恒產何哉蓋上有驕泰之君而下無貞良之臣取小民衣食之資
以充君長封靡之念罪死下利肥上仁人痛焉是故有賢君起必深
鑒其弊而思有以矯之也矯之有二從來上有慢主下必無廉吏氣
實志驕與稼穡艱難不習則以忽撫字者啟貪殘而賢君必以恭通
貴賤之志上有慾主下必無裕民多求善耗與民間疾苦不親則以
侈營費者竭膏澤而賢君必以儉斟上下之宜夫恭非一端而以此

接○下○斯○禮○行○乎○其○中○矣○有○公○賜○而○無○私○意○使○不○至○虛○望○而○無○準○是○即
禮○也○而○不○盡○于○此○隆○之○體○貌○尤○珍○重○其○身○名○慰○彼○隱○微○復○深○周○其○父
母○凡○若○此○者○皆○欲○其○棄○貪○鄙○而○興○潔○清○之○行○絕○謫○摧○而○崇○小○民○之○依
者○也○寧○獨○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偃○拊○之○謂○恭○也○哉○儉○亦○非○一○節
而○以○此○取○民○斯○制○定○乎○其○內○矣○有○公○賦○而○無○私○求○使○不○至○下○煩○而○無
度○是○即○制○也○而○不○盡○乎○此○法○要○諸○無○弊○孫○子○不○敢○亂○其○章○勢○酌○其○可
垂○異○代○仍○當○師○其○意○凡○若○此○者○殆○皆○經○食○喪○祭○之○重○而○畫○為○規○參○忠
質○文○之○變○而○著○為○憲○者○也○寧○獨○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節○蓄○之○謂
儉○也○哉○蓋○必○恭○必○儉○者○賢○君○所○以○開○國○之○本○而○禮○下○制○取○者○賢○君○所
以○行○其○恭○儉○之○寔○故○人○知○民○有○恒○心○在○制○產○之○後○不○知○君○亦○有○恒○心
已○預○其○德○于○制○產○之○先○矣○賢○君○之○先○自○端○而○後○治○人○者○如○斯○夫

重民事如何忽插入禮下須看得融洽包括全章每下一語重如
許斤兩寔從經術理學中鍊出不可貌為

皆所以明人倫也

錢禧

三代建學之意為國者所當繹也。夫人倫不明則井田亦不足以成治。此三代之學必以明人倫為重乎。且為國者雖就一國以圖治。而古先盛王之規模不可不求。古先盛王之精意尤不可不講。世祿井田相為表裏。此所謂規模也。養道成而教事興。使天下人人知有君師之樂。此所謂精意也。鄉學異名而國學同制。三代之于學。何若是其鄭重周詳。而前後一轍哉。嘗聞之國于天地。必有與立。人倫是也。倫本明而必有以明之。天所以佑下民而作之師。倫有不明而皆有以明之。君所以承天心而建之極。蓋聖人人倫之至也。而明人倫者。

則聖人之治之同也。王者之訓天下，不以言教，而以身教。建學以興民行，天子之先自治而後治人也。夏有典，則殷有風；愆，周有謨。立國之本在此，立學之本亦在此矣。創業之君，其于朝廷閨門之事，無一不俊，偉光明可正，告天下後世而後教化。以一王者之法，前代不師其跡，而師其意，建學獨無異名。天子之有所敬而不敢更也，校以教德，射以教弟，養以教孝，國學之義如此。鄉學之義亦如此矣。貽謀之主，其于觀俗設教之際，無一不正，大詳悉使一成不可變，而後風俗以同。在世祿之家，或鮮克由禮，則國家養賢之典，殊為不光。而三代不深督其臣也，明人倫以風示百僚而已。弘敷五典，以君心之克

敬主之。三王之教，所以異世而同揆也。在逸居之衆，或易即非，彛則國家養民之制，亦不足恃。而三代不苛責其民也，明人倫以覺悟黎庶而已。敬敷五教，以君德之克寬需之。三王之法，所以易代而同心也。有所以明人倫，則人倫明于上矣。人倫明于上，則小民親于下矣。因世祿而行井田，此王者之規模也。繼井田而興學校，此王者之精意也。有王者起，治法無踰此矣。

滕文公根器好，孟子合下，就將堯舜對他說，明人倫自當有此精理。不然庠序學校是箇空殼子，如何便可明人倫也。自註皆所以原指庠序學校歸本君身，乃推上一層，其精粹方嚴可擬。

伊川經筵之劄不是曾王學記能比也

教以人倫

德之

錢禧

古大人欲生萬世之民故教之必極其詳也夫人倫天叙之者也教之者君也司徒之職教者若猶丁寧而教之萬世之民遠于禽獸矣且夫今世之為教何其易也上古之為教何其難也出之水而農之則成其為人督之農而人之則成其為教立教之先其難有若是者以人之道教其人即以天之道教其人以司徒之官掌其教又以天子之意申其教立教之後其難有若是者自夫堯憂之于上舜佐之于下而掌火則使益治水則禹教民稼穡則后稷因而有司徒之教焉契居其官而所以敷其教者惟五倫是重焉父而慈子而孝一體

之親也。君而仁，臣而忠，一德之義也。夫正位于外，婦正位于內，秩秩乎其別矣。先我生者之為長，後我生者之為幼，失序則何以異同門之曰朋同志之曰友，不信則何以同此五倫者？自其人而有之，自其天而有之，教之者堯也，專其責以教之者契也，所以得專其教者，掌火有益，治水有禹，教民稼穡有稷也。舜之佐堯者則然也。自夫堯憂之于上，舜佐之于下，而掌火則使益，治水則禹，教民稼穡則后稷，因而有司徒如契者之教焉。帝重其教，而所以命夫契者，不一詞而畢焉。勞以慰其心，來以動其志，其勉於教者也。匡以閑其邪，直以矯其枉，其不若于教者也不若也，而能悔，勉也，而不已，可因材而輔。

翼矣。彼自有其人之性，彼自有其天之理，如之何而不自得之焉？情既始勤而終怠，德行亦有初而鮮終必也。又從而振德之焉，此教言者既欲其寬以需之，又欲其敬以終之，教之者契也。詳其法以教之者堯也，所以得詳其教者，掌火有益，治水有禹，教民稼穡有稷也。舜之佐堯者則然也。洪水方割，民其魚矣，何以農？蒸民乃粒，民則農矣，何以全其為人？自舜承堯之命，以設司徒之官，而契乃行其教。司徒又承堯之命，以善其立教之法，而人得以被其教。上古之聖人，何其憂民之深也。上古聖人憂民之深如此，萬世乃有民矣。許行乃欲驅人而農之乎？并大人而農之乎？誰為大人之事者乎？

羣少年汨于詞章之習其所為文靡靡無骨索索無氣且短長整散詳畧先後起止轉折漫無剪裁余偶為此作與舉賢才作以示之庶幾古大家之法尚有存者自記

諸家評此文賞其虛晚村評此文賞其寔寔處人所知也處處在摠承數聖迴環倒換似乎無謂不知此數句一氣趕出真到憂民如此自起主結摠不出此意是謂奇而法也

曾子養曾

進也

錢禧

兩觀曾氏之所以養其親者古孝子之風如在也夫以曾皙為之父曾元為之子而曾子以一身上下其間雖一飲一食之微何莫而不可傳之以風來世也孟子故兩述之以為天下之樂莫樂于養親養親者事親之實也曾子者匹夫徒步之人也嘗仕于莒矣微祿之沾非其志也為吾親而仕祿雖微不敢薄也父曰曾皙狂士也羊棗何關于性情而託寄在口腹之外此其人非屑屑飲食間人也曾子所以養其親者則惟恐不備也必有酒焉式飲庶幾必有肉焉式食庶幾人子之職也父母之欲飲之者必從而飲之父母之欲食之者必

從而食之。將徹而請所與也。請所與而無一物之不請。無一時之不請也。曾皙于是乎曠然行其志矣。其問有餘也。或數見不鮮而更有所與以廣其愛也。此達人之高致也。或惜其子之物力而憂其不繼也。亦父母之至情也。其必曰有也。子職之當共者。罔敢或缺也。惟父母之所命之。而罔敢或後也。曾子之養曾皙者如此。古之人父在不敢當子之養。身方為子父道。非所當居也。曾皙死而曾子乃當曾元之養也。曾元者亦匹夫徒步之人也。養曾子而必有酒也。猶夫曾子焉。必有肉也。猶夫曾子焉。曾元于是乎能世其家矣。將徹不請所與。則視其父為畧矣。問有餘曰亡。則又與其父絕不類矣。彼曾元者豈真惜酒肴之微。以私其妻子者哉。將以復進而無缺。曾子之供也。曾元之養曾子者又如此。

或詳或畧或斷或續或似詳而畧或似畧而詳或似斷而續或似續而斷一篇絕妙古文也 張西銘

寫曾子段段埋伏志字寫曾元只畧用對勘不多費筆墨題重曾子故也詳畧斷續之妙則天如評之詳矣

君子曰此

難焉

錢禧

君子之置橫逆也其心亦苦矣夫妄人亦人也必無可奈何而後以禽獸置之君子之存心蓋如此且君子以愛人為心則必無惡人之言矣以敬人為心則必無慢人之言矣惟其人終自絕於情理則亦不能強以人之情理處之如三自反而橫逆由是君子于是乎有言也曰世固有人焉而妄者其耳目儼然人也而五聲五色茫焉莫辨為聾為昧而已其心口居然人也而德義忠信棄去不恤為頑為器而已之人也愛窮於無可愛敬窮於無可敬自反窮於無可反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而不謂之人則形貌尚附於人也如此而猶謂之

人則性情何不類人也。生人有恩必及禽獸。禽獸無知不德。生人之
人也。與禽獸奚擇哉。子禽獸則自有處。禽獸之法于禽獸則又有安
禽獸之心。禽獸之爪牙角毒能為害於人矣。是亦天付以害人之具。
禽獸似未有害人之意也。即使其有意害人。以人類之至靈不計禽
獸之至蠢矣。禽獸之闕。虺狎。亦能為禍於善人矣。是禽獸生而有
禍人之性。非必其擇善人而禍之也。即使其擇善人而禍之。以善人
之大度不較禽獸之小醜矣。又何難焉。蓋三自反之後。而君子之言
乃如此。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禽獸且惡。妄人矣。妄人者。禽獸之
不若也。曰禽獸猶君子之寬辭也。夫。

君子於是乎有言也。以下字字入妙。他人一味動氣。安得細心貼
題如此。有可斥語。有憐憫語。有救濟語。石當點頭。何況禽獸。劉
德輿

必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而忠。反諸己身。無有不盡處。則於
人之橫逆者。亦姑以為妄而置之度外。若自反有一毫未盡。遂以
人之橫逆為妄。則已亦不免於妄也。必無惡人之言。必無慢人之
言。數語頗用意。自記

必三自反。然後有此言。雖有此言。仍不忘自反。乃見仁禮之盡。沉
著警刻。字字皆血。

孔子登東

全

錢禧

尊聖人以立道之極。因示君子以入道之序焉。蓋道在孔子擬議所
不盡也。既願學之。又願天下之君子從而學之。孟子於道深矣。且千
聖代作大道之統。斯傳生民以來。孔子之聖為盛。後之人欲得與于
斯道。斷不能舍是而有所效法也。自孔子之道不著。而邪說得以誣
民。然孔子之為聖人。雖邪說不能亂也。其峻不可攀。則東山泰山之
說似之矣。陟彼高岡。而魯地七百。循覽無遺。履夫岱宗。而禹服五千。
極不可得。小魯也。小天下也。豈尊已而卑人哉。所處之地。則然耳。故
從游之士。其見聖亦誠異也。觀于海者。衆流朝宗。水非不大也。有難

為水者焉。游于聖人之門者。羣論折衷。言非盡失也。有難為言者焉。夫游夏不能贊固邱陵之可踰。予賜善為說。亦土壤之不讓。孔子之高且大。而不可以幾及也。有若此哉。自孔子之道不行。而末學無由深造。然孔子之為聖人。雖末學亦可企也。其大而有本。則水與日月之說似之矣。百川注海。而源之深者。其流必長。二曜經天。而體之明者。其光必普。濶也容光也。豈見小而忽大哉。邈本之道。則然耳。有志之士。其學聖亦有術也。流水之為物也。洋洋莫禦。不放乎海。不已乃不盈科。則亦不行焉。君子之志于道也。孜孜罔怠。不進乎聖。不已乃不成章。則亦不達焉。夫大。可為而待。化顏曾。所以承乎時。雨。美在中。而外見。冉閔。所以幾于成德。孔子之高且大。而未嘗不可漸至也。有若此哉。聖人之道。必至孔子。而後大成。君子之志。必于孔子。而後無弊。有志于斯道者。可以決所從矣。

起得渾成對得和適東得警醒深識老筆貫于其間來子問

比二句興一句比四句興四句聖道之大人道之序層次配偶天然不易而氣局沉雄詞義精當文亦具泰山滄海之觀矣

有成德者

二句

錢 禧

化不可幾。又有成與達之教焉。夫德曰成。材曰達。教之各因其質也。士遇君子。何其幸歟。且言教則專主人事矣。化雖不可以人為。而由子教亦莫非君子之所為。則所以譽髦斯士者。下此抑又多術焉。夫士生而所得于天之分。自不薄也。或得其粹。或得其英。所由秀出于人寰矣。分有定也。而不可定。區別而誘進之。所以克全其天者。罔不因夫教焉。士學而所得于人之力。又不少也。從小至大。從偏至全。所由懋進于聖賢矣。力可用也。而不自用。輔翼而引道之。所以克盡其人者。必有藉于教焉。君子五教。其次則有成德者。或哲或謀。或肅或

人苟一得之可名。皆君子所為德也。雖然孝弟之性。以力行為良。忠信之資。以學禮為貴。成之其容已乎。君子曰。凡質之近乎純者。有大美。亦必有小疵。使上觀乎昔賢之成法。各有以自完矣。且進窺乎古人之大意。愈有以自廣矣。夫誦臧嘉者。比德于珪璋。而烏知成人有德。皆君子之賜也哉。成已成物。教之廣大而無私。有如此。其次又有達材者。若智若廉。若勇若藝。苟一善之可見。皆君子所謂材也。雖然出尤之技。以近分為安。偏致之才。以無累為上。達之其容已乎。君子曰。凡質之近乎敏者。有專長。亦必有偏窘。使寔試諸百事之經營。各知其所未足矣。且細驗諸一身之應變。愈引其所未能矣。夫美多完。

者。喻材于淵泉。而烏知小子有造。皆君子之功也哉。已達達人。教之泛應而曲當。有如此物。必先察其實也。乃可施功焉。德者進之于德。材者進之于材。君子所以不枉人之天也。知人之明。在我先不爽。而來學之士。應之又何窮矣。物必先審其類也。乃可加治焉。德則陶之以底于成。材則練之以至于達。君子所以善用人之長也。設教之方。因人則有濟。而不倦之誨。盡人皆可以有得矣。君子之教。豈自成德達材而止哉。

寔發四寔字探虎得子醒出四虛字畫龍點睛

有布縷之

一節

錢禧

大賢諷取民者。惟君子為可法也。蓋國有常征。即君子不能廢而用。一緩二則取之有度矣。盡如君子民何病哉。且君之與民。雖有貴賤之分。寔則一體也。以下奉上者。國家之大義。以上恤下者。人主之至情。惟善用其民。則民始永為國用矣。如上之人。不能自織也。嘗教民以蠶桑。而布縷則用之。載元載黃。為公子裳。民咏之矣。上之人。不能自耕也。嘗教民以稼穡。而粟米則用之。俶彼甫田。歲取十千。民歌之矣。上之人。勞心以治人。而不自勞其力也。則力役又用之。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民誦之矣。此三征也。勑自先王。固可垂諸萬世。而亡弊。

行于君子。尤必酌夫三時之所宜。時當用也。君子安能不用。用其一焉。度君子之心。豈不并其一而可緩哉。時可緩也。君子即樂為之緩。緩其二焉。度君子之心。雖緩之而豈自謂盡其心哉。三者為國家必需之務。而需之以節。則民力寬紓。而無朝夕不謀之憂。三者為小民必供之物。而供之有序。則民心懽樂。而有酌酒公堂之頌。此君子之善用其民者。然也。不然而用其二乎。亦未嘗不與君子同其用。而再取之則已甚矣。民其有殍者矣。長民者何人乎。奚不願有著庶之民。而願有饑饉之民乎。且二之猶不足。而用其三乎。又未嘗不與君子同其用。而悉索之則太甚矣。民有父子離者矣。長民者何人乎。奚不願有樂郊之民。而願有溝壑之民乎。同一用也。善用其民者。得以長有其用。不善用其民者。至不得以長有其民。取民者念之哉。觀于君子。可以為法矣。觀于用二用三者。可以為戒矣。取民者念之哉。

此于常征之內酌量變通末二句最痛泛陳經濟不本性靈猶無當也每誦一過如讀無家垂老諸別令人凄然



[Faint vertical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a watermark.]

